

一、時差

1.

原本還不想生小孩的。我的心理季節仍在盛夏，還無法像秋日的果實，成熟到願以全身果肉來包孕一顆果核的地步。我還在等自我的熟成，不想被他人期待與生物性決定。

當然也知道做母親這事，常常是發生先於理由的。春去夏來、花謝果熟，許多女人在還沒機會想清楚是否想生小孩時，就先成為了母親。是各種避孕技術的發明和文明的衍進，才讓女人有思考的時間，和選擇的機會。

我珍惜這選擇的機會，儘管也始終沒有認真去自我實現，但總覺得還沒有想清楚，貿然生下小孩，是因循怠惰、是沒有積極去追尋生命的意義就屈從於社會習俗與繁衍本能，苟且度日。

瞧瞧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說得多好：「今日婦女要求參加家以外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人類嘗試從超越、從朝向新目標及成就上，找尋生命的意義；除非生命有意義，她不該同意將新生命帶到世界上來；除非她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生活上盡了一己之力，她不應成為母親。生產砲彈、奴隸、受難者，或生產自由人，絕對是兩回事；……」

然而我何時才能建立自我生命的意義？生小孩對我來說，不能也是一種自我實現嗎？自我實現要到什麼程度，才能令自己滿意？生小孩這事，是用「思考」就能決定的嗎？憑藉「本能」的決定，就不是一個好決定？和生命有關的事，不需要聽聽身體裡的繁衍鬧鈴，而完全用腦思考就可以？

我希望可以安靜想想這些問題。

但我並沒有一個真空的環境容許我冷靜辯證這個命題。三十初頭的已婚成年女性，世人簡直都盯著妳的肚子看，好像觀眾盯著魔術師的箱子，不變出一隻小白兔或鴿子，他們不會甘願散場似地。

同事們的言談總像潮濕的狗鼻子，三不五時就湊向生子話題，嗅聞一下妳的生子意願；男性政客們對此議題更常血脈賁張而失言，言論內容大抵如「一個國家 30 歲的未婚女性佔 30%，就會造成國家不安定，更會有國安危機」這般；

有些長輩更是抓緊每個罅隙運用各種明示暗示或用近乎巫術的手法催生，像是求神問卜、把小孩的衣服塞給我們帶回去壓在床頭之類的。

直到讀了人類學兼靈長類學家莎拉·布萊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的《母性》一書，我才明瞭人們為何對女人的肚皮如此狂熱，書中提到：靈長類雄性一心要主宰自己群體之內的雌性何時、何地、如何生殖，這控制的動機的歷史比任何統治型態都悠久，比父權制度悠久，甚至比人類的歷史還悠久。對群體之內雌性的生殖緊盯不放，是人類尚未出現以前就有的事。

放長時間觀看人類數百萬年的演化史，對很多事情的來由就較能理解，我們究竟沒能脫離猿猴太久，去古亦未太遠。

女人能不能自由選擇生子對象和生小孩的時間點，永遠是個議題，在哪個時空裡，都是喧鬧不休的。

2.

我盡量不去理會這些喧擾，像個內向自閉的魔術師，緩慢地磨磨蹭蹭，還想再反覆思量、仔細直視自己的時代環境和內心，才能決定。

先談談我所面臨的時代環境，畢竟生養小孩，從來不會只是女人一個人就能決定的事，時代環境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所處的時代社會富裕繁華，絕對不會比上一代更養不起小孩，所缺的育兒養份唯有「希望」而已。我生於一九七〇年代末，成長於台灣解嚴民主化，文化、經濟都蓬勃發展的時候，然而到我大學畢業時，好光景如夕陽一般倏忽逝去。解嚴所帶來的社會秩序的紛擾解放，到我出社會時已逐漸沉澱下來，有才能的五年級生已在這全面的秩序翻轉中、紛紛位居要路津，等他們退休還要很久；世界的冷戰局勢結束，全球化浪潮襲來，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工作也越來越流動；台灣稅制課不到資本利得，所得分配越來越惡化，加上退休年金的制度不公不義，對剛出社會的年輕人越來越不利；網路崛起，舊有的文藝資源不再掌握在幾個媒體手中，卻也越來越媚俗和商業化，精緻的文學藝術電影萎縮到只剩極少數的小眾讀者和創作者，大眾的精神生活越來越空虛浮淺。

跟我同年的作家黃麗群在〈然後星星亮了〉裡有一句話，相當能切中我們這代人的處境：「有時我懷疑，我們這一代人來，難道就是為了看最好的時間過去，當那個最後離開派對、收拾碎杯殘酒的人？」

台灣好光景的最後一班列車已經鳴笛正要開走，我這個世代，只能萬般遺憾地趕到月台，目送車班的離去。

我在這樣的時世中尚稱幸運，能有一個小小的立足之地。來自小康之家，擁有無比疼愛我的父母，選讀到心中喜愛的校系和研究所，畢業後順利在屏東的國立高中任職，後來又順利考入高雄的明星高中任職。在金融海嘯的低點在高雄市中心便宜買到理想的房子，和第一個男朋友交往十年順利結婚。

但是，每一個關卡都是費盡心力去搏鬥，才能換取到，當企業綁架國家，全球化和少子化時代、越來越競爭的社會下，求職、買房的門檻都變得很高，一個中學教職，必須跟一兩百人去競爭，而且現在沒考上，以後更考不上了；即使是在高雄，一棟房子，也必須忍受代銷小姐的白眼並貸款數百萬才買得到，而且現在不買，往後更買不起了；因此即使搏鬥成功，工作和貸款壓力都令人元氣大傷，對於小孩這樣絕對消耗心力的事物，只能再想想。

我總有一種如在電影《大逃殺》中闖關，身心俱疲的感覺。這個時代和社會，沒有戰爭和饑饉，可是怎麼這麼讓人疲倦，逐漸失去活力和希望？

3.

幸福生養小孩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生小孩的家庭則各自有其原因。

我和交往十年終於結婚的 T 討論起來，他也是可有可無，在有無之間掙扎辨證。我們都是喜歡精神生活的人，而且交往十年，濃烈如酒的激情已過，轉而為茶一般淡泊的相知相惜。雖然住在一起，但下班時總是各自沉浸在各自的閱讀中，吃飯、散步時才一起交換各自的閱讀見聞。假日四處看展覽、電影，仍然各自與所讀對象交流，在一起卻享受孤獨，誰也不拖累誰，刻意陪伴誰、牽掛誰，是很美好的生活型態。但小孩可不會讓我們這樣過下去，肯定要犧牲許多閱讀時間來照顧與陪伴他，是以每個喜歡精神生活的人，多少都會遲疑吧？

喜歡閱讀寫作的人，即使繭居在僻靜無人的鄉間，都豐足熱鬧，我們並不需要小孩來填補生活的空虛，我們的精神生活很豐盈。

我想要寫作，這心願從十五歲開始萌芽，但不知為何一直斷斷續續受到阻礙，而且阻礙總來自於自己。對我而言，寫作是一件無比奢侈的事，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才能帶來無所為而為的悠閒心境；另外還得有不得不發的沉重心事，日夜在腦中醞釀發酵，才能流淌出醇美深刻的文字。

當然如果限縮自己的物質慾望，過著安貧卻自由的生活，也一樣可以寫作，而且在現實中處處受阻，高度生活壓力下所淬煉結晶出的文字可能更為深邃迷人。詩人李進文在〈並不會怎樣〉中提到，他刻意賣掉車和書，手機壞掉不再買，也不買房，減去一切欲求後的感覺是：「減掉什麼，不會更壞，有時更好。不管減掉什麼，生命中一定存在另一份工作，另一種夢想，另一種度日……（十三世紀波斯詩人）魯米說：『黑暗就是你的蠟燭。／你的邊界，就是你追尋的起點。』種種希望的可能，總在減到最簡單的時刻萌芽。」簡樸的初心使人動容。難怪他的作品精緻精準、創意十足，閱讀起來總令人驚艷不已。

然而高度資本主義的時代，生活在都會而飽受各種廣告催眠的我，實在沒有辦法放棄追求安穩的物質保障，也沒辦法違背我深愛的父母的期望，不去做個上班族。當然也是華文寫作者的悲哀，就算華文讀者甚眾，然而多半處在言論不自由的政體下，出版不正常；唯一言論自由的台灣市場又太小，作家很難靠版稅維生。不像別種語文如英文或日文作家，市場夠大，言論夠自由，無論什麼主題都有其小眾讀者，得以靠版稅維生，自然不用依附於體制。

華文寫作者，很少人能安心專職寫作，大多數人都是另有正職才能自由寫作的。豈料我這一代人，為了進入體制達到基本的物質保障，必須耗費這樣多的心力，不斷地考試再考試、流浪再流浪，跟范進考舉人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幸運擠進教職窄門的我，沒像范進那樣歡喜到失心瘋，反而看著被升學壓力掐得快窒息的學生們，產生很大的不忍，而誓言絕不再複製「填鴨式教學——考試」這樣簡單的傳統教法。教改多年，我們的高中教育現場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仍然是大班制、課表滿滿，被月考、模擬考嚴密監控，餵食學生課本、參考書等速成維他命，而非讓他們自行攝取真正有思想有養份的書籍、並悠緩而紮實地反芻消化。

是以教書前十年，我總是兢兢業業研發各種創新有趣、可能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教學方法，寫成無數篇教學文章，也四處去演講分享。好像上了責任的發條，必須運轉到發條轉完，才能靜下來想想自己。

另外因為資歷尚淺，不免也要兼任各種繁重的行政職，處理大堆瑣碎無意義的行政事務。

我的青春就這樣無盡虛耗在各種責任義務中，距離十五歲時的夢想，似乎還很遙遠。

轉眼間，也就來到了三十三歲。

三十初頭生活豐盈的我，不知為何感到莫名的浮躁與倦怠，自我實現遙遙無期，而對於生小孩這個議題，似乎又到了該做決定的時候了。

和我同世代的女作家劉梓潔在〈親愛的小孩〉中戲稱，三十初頭女子在生子方面是到了「最後點餐時間」，不知如果選擇不要，往後是否將呆看他人享用幸福而徒流艷羨的口吻？如果選擇要，那又是否是個正確的決定？真是妙喻。

於是剛過三十三歲生日的我很浮躁，經常旅行、吃美食、買衫、見朋友，抱著一種彷如判刑確立即將入獄者的悲壯心情，想著這樣那樣的事情以後「再也沒有」了！然而一旦悲壯起來，就無法真正享受旅行、吃喝、血拼、交遊的快樂，總像在負氣和訣別。

我甚至開始羨慕起身邊的單身男性，因為他們不握有懷孕生子的即期門票，不必猶豫是否要入場體驗，可以從從容容悠悠緩緩地品嚐生活。這當然是非常不理解他人處境的幼稚想法，單身男性也或許因為這樣那樣的理由不結婚不生小孩，也有他們要面對的荒涼與寂寞。但當時因為握有即期門票反而徬徨的我，忍不住產生許多膚淺幼稚的思想。

我們四處尋找答案。

作家張讓二十多年前就寫過一系列思辨生育問題的文章，至今仍是台灣女性散文中對此議題思考最深刻的作品，她在〈初生〉中交代決定生養兒女的理由：「如果生兒育女真的是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我竟然蓄意錯過？如果我必須欠缺這人生最神秘的知識死去？一個人怎能肯定自己總是對的？如果沒有對錯，只有遺憾？我害怕無知，更害怕遺憾。於是，帶著受脅迫的心情，我將自己交給自然，像被留在荒野飼神的犧牲。」

她最終因為好奇這神秘經驗而生下小孩。我的思考接近她，然而也不禁想到：未生兒育女而老去，難道不也是一種體驗？只是無子的生活情境比較能預測，而生子的人生變化較大而已。我們應該好奇探索的，是哪一條道路呢？

選擇不生育的作家鍾怡雯在〈天生的母親〉中便把生子形容是「裂變」，需要「大勇」，她說：「我這具縫補中的破皮囊，大概禁不起大撕裂，那撕裂既是身體的，也是心理的。我以為生孩子就像是筆直的路，突然一分為二岔了出去。生命的裂變屬於大勇，是我所缺。」

她以「裂變」來形容生子真是非常精準，我也理解她的想法。其實女人選擇

單身不孕，常常只是在「避險」而已。婚姻和小孩，都不是能操之在己的投資，風險奇高，卻要耗費大把青春心力與自由，勇於進場的女人不是天性樂觀、或是運氣好找到潛力股，就是被世俗壓力強迫進場護盤。

生與不生，各人的理由都鏗鏘有力，都很能說服人。

作家李黎經歷喪子之痛後，以創作療傷，並忍受種種人工受孕的辛苦再度勇敢求子；張淑菡婚前即與丈夫協議不生育子女，要把全部青春、心力奉獻給她最喜愛的文學創作上；西薇亞·普拉絲在丈夫外遇後，不堪繁重的育兒、家務及情感打擊，拋下兩個幼兒憂鬱自殺了；艾莉絲·孟若養育三個女兒，仍持續寫出深諳女性心理的優秀中篇小說，經歷大多數女性都曾經歷的育兒生活對她的寫作彷彿是助力……生與不生、獲得與失去，同樣都是不容易的道路。旁觀這些在夙昔的才女典型，我無法得到答案，卻又好像更理解了些做女人的艱難。

我們亦探問過長輩，他們生下子孫，理應能給我們答案。T問他生長在農村、高齡九十三歲的外婆，人為什麼要生小孩？得到一個很有禪機的回答：「人生阮，阮生人，才公平。」

這話我們「參」了很久。為什麼別人生下我們，我們也必須生下別人，才算公平呢？沒有為國家社會貢獻人丁，難道在精神文化的領域的貢獻，就不算付出嗎？抑或是父母養育我們的勞累倍於我們所能貢獻在精神文化上的，我們也必得生養小孩徹徹底底累過一回，才還得起這種族延續之恩？

我也問了父親，後不後悔生下我和妹妹？我父親說不會，他覺得他的人生理應生養小孩，沒有小孩好像欠缺了什麼，不圓滿。但他也認為結婚生小孩都是一種心境，結婚久了，心境成熟了自然會想生小孩，我們不生他亦不強求，作父母的不要管太多。所以他一點也不催逼我，讓我自己慢慢去想。

我很感謝對我的各種人生抉擇都持開放態度的父親，對任何議題可不預設立場地和我理性討論。我的出生，帶給他喜悅嗎？看來似乎是，他毫不後悔生下我和妹妹。我不問母親，她比較情緒化而沒辦法理性討論這個議題，但我知道她非常愛我，為我付出了一切。我何其幸運承受上一代那麼多的恩情，讓我可以更平心靜氣地思考，能不能、應不應該把這份恩情再傳承下去。而不像被上一代虧欠甚多的人，必須不斷自我療癒和校正，才能冷靜歸零去想這個議題。

4.

辨證來辨證去，始終不能確定怎樣的選擇才是正確的。逐漸地，頑固的自我

板塊悄悄鬆動，在深邃如海的潛意識中，浮出了一線「生」機，我這麼盤算：三十五歲左右生下小孩，一個就好，生活品質不會太低落，有公婆、先生、父母可輪流幫忙照料，工作上也可請育嬰假親自育嬰。年老後回想起生子這件事，總算也是入場經驗過了，總算沒有辜負老天給我的這張門票。至於獨生子女是否較難以教養、以及長大後孤單無依、養老的擔子較重，這是當時自我意識仍十分昂揚的我，無能去考慮的。

就在我精打細算、自以為能完全操控我的人生時，老天大概再也看不下去這個自以為是的女人，在那邊氣焰高張翻來覆去，自以為什麼都有選擇權。先給了我一記悶棍：一次例行的乳房超音波檢查，被醫生懷疑是乳房原位癌。乳腺管裡不規則的黑影，像不斷擴張的黑洞。而且一個乳房裡有兩處，用數學機率來看，怎樣都在劫難逃。大醫院的乳房攝影要排一個月，醫生要合併兩個檢查再下診斷。所以一個月內我完全被癌細胞蟹行的想像給魘住，吃生機飲食、上健身房、大量閱讀癌症相關書籍，所作所為都離不開癌症議題。

那段時間偏又常聽到身邊朋友生子的消息，不免覺得人生順序和他人顛倒，他人是先結婚、生養小孩、小孩長大後才生病，再怎麼樣也有功成身退了無遺憾的坦然。我卻可能是先罹癌、有幸治好還不知生不生得出小孩，生出小孩也不知能不能撐到小孩長大。一手好牌瞬間豬羊變色，讓我別無選擇，只能硬著頭皮面對。

好不容易熬過一個月，檢查結果兩處都是良性的，但還是開刀取出比較保險。我的喜悅頓如香氛四溢，趕緊遵醫命動了小手術取出腫瘤，總算從地獄中解脫。

或許動物的生命受到威脅後，生殖力會變強。聽說台灣早期的草蝦養殖，常會剪掉草蝦的一隻眼柄，蝦子的卵泡便會快速成熟，就可以迅速得到更多草蝦。甫從罹癌夢魘中翻身的我，突然強烈渴望可以生下小孩。以心理學家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論」或許可以解釋：他認為人類行為都是出於自卑感與對自卑感的克服與超越。因此，在生存下去這件事上被打了不及格的分數，雖然複查後又平反了，卻激起我想要爭取高分的意志。

於是停掉避孕藥的一個多月後，我居然順利懷孕了！

在驗出兩條線的那個早晨，我高興地告知 T，他滿臉燦笑，和從落地窗灑進來的朝陽交相輝映。生的喜悅如陽光，洶湧澎湃，和死亡帶來的悲傷一樣，都是人力難以抵禦。

去離家最近的婦產科診所檢查，一開始胚胎還很小超音波照不到，驗尿及抽

血卻又證實有很濃的 HCG(人類絨毛性腺促進素)，被懷疑是子宮外孕，於是被轉診到綜合醫院的「高危險妊娠」門診，這次才用超音波看到胚胎正常著床，懸浮的心也隨著胚胎安穩下來。

仔細回想起來，生小孩好像必須在一種「無明」的狀態，在佛家的解釋裡，「無明」就是「無知」，對因果生滅沒有透徹的領悟與認識，因而有所執迷而煩惱。理智無法駕馭己身在情感上的發燒昏盲，才會自然受孕。稍微想得多一點，就會生出這個那個的考量，因而生不出來了。

但如果沒有這許多「無明」的時刻，沒有這麼多貪嗔痴愛愚昧昏聩，那生活該是如何的枯寂無聊？該有多少可愛的小生命無法出生，導致世界將如何的缺少危機與轉機？

「無明」也罷，「自卑與超越」也罷，總之，在照到胚胎的那一剎那，我是喜悅的，長久漂流在質疑辨證中，終於有了命運的落腳處，從今以後的二十年，不作他想，就是好好養大一個生命就是了，也許在養育的過程中，答案自在其中。

5.

也許人必須感受到生命的秋意，才會緬懷春日的時光，才想藉由新生命來抵禦寒冬。

也許人到中年，才逐漸能夠擔荷別的生命，也才需要新生命來忘懷衰老。

做女人的為難就在這裡。想要盡情發展自我而不願生育時正當生殖盛年，感受到秋意想擁有新生命時生殖力已大幅下降。生殖科技再怎麼進步，還是難以彌補高齡女性的受孕不易、染色體異常、妊娠糖尿病、高血壓等生理困境。

這心理和生理的「時差」，至今仍無法調整過來。女人的白晝特別短，黑夜特別長，造成女人不自由的命運、比男人更巨大的壓迫感和焦慮感，許多女人因此也更奮發。

能夠不理會時差悠悠飛向夢想天空的女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被時差搞得心煩意亂，踟躕反側，我也不例外。我不過是提早領受到生命的風霜，以為自己即將早凋而被迫調整時差，所以沒有一直猶疑到成為高齡產婦。

我在「無明」的衝動下當上了母親，心裡並不十分肯定這是否是個正確的決定，這是身體領先於心理的盜壘、感性欺瞞理性的魔術，不過無論如何，一旦當

上母親，就只能朝關愛孩子的方向走。父母給我的愛，使我面對各種情感關係無論再怎麼猶疑，都會先朝正向、穩定而持續的方向發展，我還是一個盡責的孕婦，收起咖啡、綠茶和垃圾食物，吃起葉酸、維他命和營養品，停掉健身房推掉演講邀約，無論如何，孩子是無辜的，一開始就必須被好好對待。

經歷漫長的亂流後我終於甘願著地，心神不寧地克服時差，融入世俗，自以為對命運已夠順服。豈料，接下來的一次門診，命運之神又給桀驁不馴且「無明」的我，另一個更為嚴峻的考驗。